

睜開眼，她沒看見半個人影。

花乃理猛地坐直了身子，突然的劇烈移動惹得頭部又是一陣疼，她摸著前額悶哼了一聲，摸到的觸感是一層粗糙的紗布，同時瞥見舉起的手臂上、那刀刻過的位置也同樣裹上了繃帶。

「……」動作停頓著沉思了幾秒鐘，花乃理掀開了被子後緩緩走下床，不打算繼續折磨這不知道有沒有被打殘的腦袋。

怎麼受傷的、為什麼受傷了，諸如此類的疑惑她一概選擇放棄回憶，也或許她其實是記得片段的，只是單純沒有什麼意願再刻意回想起。

她不疾不徐的走到了窗邊的書桌旁，首先查看的是那盆冒著嫩葉的小盆栽，表面的土還是濕的，目測那濕潤度似乎是不久前才剛澆過水。餘光瞄見一旁擺放的電子鐘，現在的時間正午不到，但日期已經距離她印象中的差了整整一天的時差。

昨天的指令是些什麼，她忍不住的有些好奇，但下一刻她又覺得或許不重要，因為她就算睡去了一整天，還不是安然無恙的醒過來了。

伸手摸向口袋，隨身攜帶的電擊器不見了，這還不算甚麼，但說到不見了……還有什麼不見了？像是憶起了甚麼，花乃理忍不住乾嘔了一聲，抬頭一看伊久見的床鋪確實還是空著的。

她人生以來從沒感覺到這麼絕望過，很難得、很稀奇的，難掩驚恐的神情出現在了花乃理的臉上。——簡直是快瘋了。

瞬間失了從前極力保持的從容，她動作匆促的扯開了窗子，往下一看依舊是那副人間煉獄的情景——倒下的差不多都是死了，死掉的差不多都腐爛了，而她也不可能從高處俯瞰就能找到伊久見現在位處哪個位置。

是生是死，是安然無恙亦或是斷肢殘臂，毫無幫助的片段思緒盤據在腦海中。她僅僅只是望向了窗戶外，手指緊抓著窗框顫抖，自覺不能繼續待著不動，但她卻一步也動不了。

*彷彿從前壓抑住的不安全感正受不住控的傾巢而出。*

突然間，她聽見了一聲格外刺耳的尖叫聲，接著是一陣若有似無的躁動。

花乃理順著音源方向看了過去，兩三個人站在社團大樓前，隔了一點距離圍觀那似乎是剛慘摔在地上的屍體，她的視線沿著那死亡現場往上移動到了二樓，一個熟悉的人影還正靠在窗口那。

非常清楚的、還站在那裡。

而且伊久見還注意到似的與她對望了一眼，手拿起電擊器朝她晃著好讓她心安。

「哈、哈哈……」

雙手還抓著窗框，花乃理頓時失了力氣的跪坐在原地。

她笑了，泛著眼淚的笑出聲音，就只是想如同往常的出聲笑著，她甚至不知道此時此刻的自己，到底是在哭還是在笑。

令她無所適從的僅僅只是一股久違湧現的安心感覺。

但既然是安心，那自己為什麼矛盾的落下淚了？

伊久見此時一個人也是可以的，我根本不需要這麼的■■■■過度。

不對、他一直以來都——

非常努力了啊。